

小兵传奇

XIAO BING CHUAN QI

雁翼 著

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录



代序《枪的故事》

2

东平湖鸟声

12

平原烈马

60

黄河红帆

110

代序



——摘自雁翼回忆录《作家的童年》

在一个满是带枪人的武装集团里生活，自己却没有枪，那是很令人烦恼，甚至烦恼得羞于见人的，尤其怕见村里的那些儿童团员们，他们眼又尖、嘴又狂。早晨起来上操跑步，你空着手跑在队伍的最后，他们就望着你，男孩儿指指点点，女孩儿捂着嘴笑，那情形真使人狼狈不堪。这还不算，当下了操，队列一解散，他们就围上来，向你提出上百个你不好意思回答的问题：

“你怎么没有枪呢？”

“你没有打过仗吗？打过仗的人都会夺枪的，你不会夺枪吗？”

“你夺过枪吗？”

“你会打枪吗？”

“你怕打枪吗？”

“你扛得动枪吗？”

唉，怎么回答？只好冲出他们的包围，跑回住处。但一进门又会遇见房东的小孩儿，他们也要问：“你不参加打仗吧？没有枪，用拳头和鬼子的刺刀拼吗？”

于是，我只好逃进屋里。

枪的问题，像蜜蜂一样在我眼前飞，在我胸膛上爬，折磨着我的心。

在我们这一群中，比我大的当然有枪。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枪，还有各种类型的子弹：有手指一样长的，也有手指肚一样短的，有尖头的，也有圆头的；有绿屁股门的，也有红屁股门的，都擦得金光闪亮漂亮极了。最吸引我的是晚饭之前休息的时候。大伙儿把一块块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白的满是油渍的布铺在夕阳下，把枪卸下来，用雪白的布一件一件地擦着、说着、笑着、唱着，空气里散发着生发油的浓香。然后，又一件一件地装上去，那种得意劲儿，看得我直眼馋。而那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们，当通讯员的背着马枪，

那是很神气的，仿佛比我高一等；当司号员的背着金光闪闪、飘着红绸的铜号；当卫生员的背着红十字药包，他们腰间的皮带上都挂着手榴弹，走起路来胸脯挺得老高。独有我们勤务员们，背的是洗脸盆。不过，班长是有枪的，那是他自己的枪，是盒子炮。据说是他自己在战场上夺来的。其他的小战友虽然没有枪，他们似乎也不在乎，高高兴兴地跳呀闹的。唯独我的情绪高不起来，心里很委屈，觉得还不如在家里。在家里我还有手榴弹，虽然那是哥哥防贼看庄稼用的，我也可以随便插在腰里，揣在怀里，只要我夜里下地看庄稼，就没有人管我。而且，我和哥哥还有一枝盒子炮式的“单打一”手枪，名叫“独角龙”，也叫“撇把子”，把子上吊一方红绸，插在腰里也很神气。可是现在参了军，而且还是为了对付大扫荡，正规军改编成的县大队却没有枪，只给我一个黄铜洗脸盆。这算什么武器？战场上难道敲洗脸盆就能把敌人打跑吗？

我找到了参谋长张伟（就是我哥哥的老丈人），开口喊了一声“大爷”，就把满屋子人惹笑了。我又忙改口喊了一声“参谋长”，并且像真正的军人一样，并紧了双脚行了举手礼，然后就提出了不当勤务员，要求



下连的事。我的理由是因为连队里不仅人人有枪，而且还有三八大盖枪，每个人的枪上还有雪亮雪亮的刺刀。参谋长从门外卫兵手里拿过了一枝上着刺刀的三八大盖枪，向我怀里一塞，说：“比一比。”真糟糕，准又嫌我矮了。我踮起脚尖，脑袋还没有够着准星。当然又是一阵哄笑。张伟参谋长没有笑，他把枪拿过去，走出门推上子弹，向树梢头的喜鹊开了一枪。喜鹊被打落在地上，他也不去拾，却把枪又塞到我手里说：“把栓拉开，把弹壳卸出来。”说也奇怪，那枪放过之后，枪栓像被粘住一样，怎么也拉不开。这一次他也和大家一起笑了。我却难过得哭着跑了。

第二天，在行军路上，张伟参谋长把我叫到身边，他讲了许多话，像是安慰我。但有一半以上的话我是听不进去的。因为他主要讲的是我还小，长得矮，等长高了一定让我下连队。我又提出要到通讯班，因为通讯员背的是马枪，这样我长得矮就没事了。我还说：“看在嫂嫂的分上，就照顾照顾我吧。”这一下他可火了，他说：“马枪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！”也许他发现我又要流泪了，话又软了下来。他掏出他腰间皮套里的“王八盒子炮”（日本造的手枪，因它的枪套形

似团鱼而得名)，叫我认枪上的字。那些字我都不认识，他才又解释说：“咱们现在还没有兵工厂，不能造枪，只有从敌人手里去夺，等我再夺了枪，一定给你一枝。”

我再也不说什么了，因为他的话伤害了我的自尊心。我心里想：我才不要你夺的枪哩，我也有一双手，打起仗来自己会夺。我也要像班长那样，自己夺的枪背在身上，要比背发的枪光荣得多。

从此，我就只盼望着打仗了。因为，也只有打仗，才能有夺枪的机会和条件。

可是那“仗”，虽然常常近在眼前，又总是打不起来。那日子是很愁人又很闷人的。比如说，你行了一夜的军，刚刚住下吃饭，突然有了敌情，大家丢下饭碗就去集合。我心想，准是敌人追到跟前来了，这一仗不能不打了吧？谁料到大队长他们几个领导人，站在一起商量了一阵之后，带着部队又出发了。当走得腰酸腿痛、脚如火燎时才又进了村，吃了饭刚要躺下睡个痛快觉，敌人又赶了上来。这时候，我虽然浑身疲倦，心里却是高兴的，心想：八路军善夜战，现在已经快半夜了，这一仗正好打。可是，我又猜错了。大队长领着我们又出发了，而且几乎是敌人进村、我

们出村。

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生气地去问张伟参谋长“为什么不打仗”。

他却说：“这不就是打仗嘛！”

我奇怪了，说：“走，怎么是打仗呢？”

“走，当然也是打仗。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嘛。”

我嘴里虽然没有词了，心里却仍在嘀咕：“这算什么正规部队？游击队靠的是两条腿，正规军也靠两条腿。这种战法，一辈子也别想找着夺枪的机会了。”

当走到黎明的时候，后面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、手榴弹声。这回，我可乐了，就等着大队长的命令一下，返身投入战斗了。谁知道，大队长站出来听了一阵儿，一挥手却下了一个奇怪的命令：“进村睡觉！”

我懵了，“不去打仗？”

“我们的仗已经胜利地打完了。”

“哪儿打啦？”

“走就是打嘛。”

原来，我们这支部队是装的“羊”，专门去引“狼”。把“狼”引累了，就由别的“虎”去吃。

白走了三天四夜，没有摸着打一枪，当然更没有

摸到夺枪了。我气鼓鼓地躺在麦秸上睡着了。在梦里，我却夺了一枝三八式的马步枪，而且是新的，烧蓝一点儿也没有掉，枪口上还带着黄铜的枪帽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很远就可以看见它，还有一群儿童团的孩子们羡慕地围着我看枪……

当然，梦里夺的枪不算数。醒来了，还是两手空空。

张伟参谋长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也许是有意安慰我，他摘下了腰间的日本盒子枪，挂在了我的肩上，说：“咱俩分分工吧，打仗时我用，不打仗时你用。”

虽然是替别人背枪，我只是个“枪架子”，但身上有了枪，还是很高兴的：到底在孩子们的眼里，我是个真正的八路军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腿可勤啦，背着枪到处走，还专往孩子窝里钻，诱得那些小眼睛围着我转。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我也像那些有枪的人一样：把包枪的红绸子往地上一铺，认真地擦起枪来。并且，我的枪比别人擦得都要勤。

我心里还不满意的是，这枪梭子里只有四颗子弹。我想，大概参谋长怕我把子弹弄丢了，不肯把子弹全部交给我吧？当孩子们看我擦枪的时候，我总是急忙

把梭子藏起来，不敢让他们看见。

这枝日本造的王八盒子在我身上背了还不到十天，就被张伟参谋长生气地要回去了，这使我又悔恨又伤心。

身上背着枪，手里痒痒的，光想打两枪，听听它的声音脆不脆。但不在战场上，枪是不许打的。想打枪而又不允许打，这就“逼”着我动脑筋了。有一天夜里，我从大娘（哥哥的丈母娘）那里回班上，在街头看见了一只狗，于是灵机一动就有了主意。我喊了声：“谁？干什么的？站住！”接着就扬枪打了起来。谁知道我忘了扳快慢机，那四颗子弹，只一钩，就全打了出去。枪一响，惊动了许多人。检查的结果，只见狗脚印，并不见人影。我只好承认是我看花了眼。这还不要紧，糟糕的是，张伟参谋长发了大火，说我把他的“家当”全报销了。我这才知道，他就只有这四颗子弹。他还逼着我把子弹头给他找回来。打出去的子弹头，谁知道落在了哪里？当然没找回来。他又叫我在班里做检讨。检讨怎么做？怎么讲？我当时全不懂，只有哭鼻子，低着头接受大家的批评。

那些小战友的话是很尖刻的，很是“上纲上线”，什么“犯纪律”“自由主义”“个人主义”“散漫主义”

等等。把他们学会念、还没学懂的名词全扣到我头上来了。不过，最使我吃惊的是，他们竟然能看透我的心事。他们经过你一言我一语的分析，一致认为我是“明知故犯”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是为了想打枪，故意把狗看成敌人的。

于是，王八盒子枪被张伟参谋长拿走了。不久他也离开了部队，当情报站站长去了。

我不久也离开了勤务班，到了通讯班。当了通讯员，我才有了一枝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枪。而且，那枪和我梦中夺的那枝一模一样。这枝虽然比较旧，却是一枝三八式的马步枪，枪口上还真的有一个黄铜枪帽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不足的只是，枪的弹盒里只有三颗子弹，三颗子弹中还有一颗瞎火、一颗土造，真正保险能打响的只有一颗。

不过，我总算有了自己的枪，站在队伍里，再也不脸红了。遗憾的是，这枪不是我自己夺的。直到一年以后，我在狗村集战斗中，夺了一枝“中正”式的马枪，才终于了结了我的这桩心事。



第
一
部

东平湖鸟声

如果说人是一棵树，口哨便是树的第一朵花，而当口哨和鸟语结合，那便是人世间最高超的艺术了。



如果说人是一棵树，口哨便是树的第一朵花，而当口哨和鸟语结合，那便是人世间最高超的艺术了。创造这一切的是一个孩子，他叫赵紫燕，生活在东平湖里。那湖原名梁山泊，因湖名容易使人想起梁山上一百零八位英雄，官府和有钱有势之人害怕，才改名东平湖的。但私下里还是有人叫它梁山泊。这泊原来很大，有百多里长、近百里宽，现在变小了，仍还有八十里长、五十里宽。它北连黄河，南依梁山，西近郓城，东靠东平县。芦苇、紫柳、藕荷、鸡头米、菱角遍布，保护着无数个小岛。赵紫燕的父亲赵大舟原在黄河上打鱼，在紫燕一岁多时，他母亲上岸卖鱼没有回来，不知是被人绑架还是自己走失？她的性





子太烈，也许又惹了什么祸，被人抓走？赵大舟心里没有底，曾去阳谷、东昌找过，没有影子。也许因为自己性子直而强，得罪过什么人，遭报



复。为了保护儿子，赵大舟摇船进了东平湖，既当爹又当娘了，而他当爹当娘的方法又是从他爹那里接过来的。儿子刚满三岁就被他推进水里，让儿子在又喊又叫中认识水，摸熟水，和水交朋友。赵紫燕四岁就被父亲带下湖学潜水。赵大舟要儿子把自己当成一条鱼，而儿子却希望自己变成鸟儿，变成雁变成鹤变成野鸭子都行，特别希望变成花翅膀水鸟，就摘一片苇叶或柳叶含在嘴里吹出声音。慢慢地，他学什么鸟叫就像什么鸟叫，而那些鸟儿也飞来亲近他，和他对话，尤其是一对小燕子飞落在他的手上肩膀上和他对唱。他也常常捉一些蝌蚪、蛾儿喂燕子。后来那一对燕子竟在他的草棚里筑巢常住了。赵大舟也很喜欢，认为暗紫色胸脯的燕子夫飞妇随地爱护儿女就是“吉利”，就给儿子起名紫燕了。

赵大舟从妻子离去就只想安心打鱼养护儿子，很少再上岸找人喝酒了。但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占了梁山县城也占了东平县城，黄河两岸到处修起了炮楼，尤其是黄河古渡口的龙门镇还驻了重兵。



赵大舟稳不住了，常上岸会朋友谈论国事。其中有一位叫晋朴，他在一个财主家里养马，善交朋友，很受赵大舟的尊敬。有时晋朴也来湖上，跟着赵大舟拜望一些打鱼人。虽然他很喜欢听赵紫燕学吹鸟叫，但却不让紫燕跟着大人们上岸，谈论的事也不让他知道。越神秘，紫燕越好奇。有一回赵大舟又要跟着晋朴摇船上岸，紫燕也学聪明了，就暗暗潜进水里跟着，想听他们谈些什么。没有料到的是晋朴比他还聪明，他的小动作怎能瞒过晋朴呢！紫燕刚从水下挨到船边，就被晋朴伸手拉上了船，哈哈笑着对赵大舟说：“什么父养什么子，行！”

赵紫燕臊了个大红脸。

赵大舟也笑了：“你晋伯伯猴得老天爷也怕，你能猴过他！”

晋朴把紫燕搂进怀里：“我就喜欢你这股猴劲！几岁了？”

“十岁。”

赵大舟插了一句：“只长身子不长心眼。”